GWOYEU JOUKAN

ㄍㄨㄛˊ ㄩˇ ㄓㄡ ㄎㄢ

國語週刊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

（本刊通訊處：北平府右街中南海）

第二七六期　　廿六年（1937）一月二十三日

「國語辭典」的用處

（國語辭典序下）

黎錦熙

在民二十三中國大辭典第六次總報告書中，已經說明這部書的旨趣是：「一，正音（標準國音）；二，定詞（聯綿與否，在注音中寫定）；三，釋義明確。」（見國語運動史綱頁三九三。）所以這部書一般的用處有三：

（一）正音——凡學習標準國語的人，或者想照國音來誦讀一切新舊書籍的人，得此隨時檢尋矯正單字之音讀，並且可知複合詞前後音節的輕輕重重，執嘴「儿化」，使與活語言相符合。

（二）定詞——凡學習國語羅馬字的人，或者想把漢字或注音符號照「詞類連書」來寫作或排印的人，得此可略知某詞應連書，某詞應分寫，免得寫作時的徬徨不定。

（三）釋義——單字的普通用義，複合詞的特別涵義，得此也可以檢尋一個概略出來。

但以上是一般的用處，還有點兒特別的用處：

（四）小孩子作文查漢字——不要以為這四大冊的國語辭典只可供成人之用，或者誤會以為這是專供中等以上的學生或教員學者們用的，須知小學生就很歡迎他，很能得到這部書的大幫助，這在校樣初出時就有了事實的證明。因為從本年起，教育部通令推行注音漢字：「初小一年級生學期入學之始，應先授注音符號，俟練習純熟後，再授漢文正文」（促進注音漢字推行辦法第四條，見注音漢字頁三一），而小學課本又規定都「完全用注音漢字」了，所以小孩子作文，心理有甚麼話，口裏能說甚麼話，都可以用注音符號拚寫出來，可是有些詞兒還不知道漢字是怎樣寫的；我有一個朋友家裏的小學生看見了這部書的校樣，就按着注音符號的順序，把他所需要的漢字寫法找出來，填在作文本上而大樂了。固然，將來給小學生用，應該另編簡易的，但卽此可見這部書的需要，是以後編辭典的一條光明之路了。

（五）習熟了注音符號的民衆查漢字——理同上條。向來老百姓查字，最愛用五方元音，一查便得，也就是這個道理。

（六）外國人懂漢語的進修漢文——又不要以為這部國語辭典只是供本國人用的；假如一個人學會了中國現代的標準國語，他儘管不認得漢字，也不難藉着注音符號或國語羅馬字在這部書裏自由地找出漢字，寫出漢文來。

末了，提出三點，要請閱者原諒的：

（一）關於「正音」方面的「輕聲」問題。原來輕聲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輕而無調，就是「陰平，陽平，上，去，輕」的輕聲，例如枇杷的「杷」，國音本陽平「ㄆㄚˊ」，於國語「枇杷」一詞則讀輕聲「ㄆㄚ」，或竟將音改作「ㄅㄚ」為「又讀」。還有一種是有調而輕的，則因這個詞的前後兩音節，前音重讀，後音自輕，例如「電話」，兩音平衡，不分輕重；至於「笑話」，則「笑」音重讀，「話」音自輕，北平方言，也常把「話」字變輕聲，乃至拚法也似乎略有變動，但為傳習國語容易普遍計，也就不必要把北平話說得這麼漂亮，只略分輕重足矣。這種有調而[illegible]的字，比那輕而無調的字多些，在本書中尤其多些，本書仍其調，但加輕號，例如「笑話」注作「ㄒㄧㄠˋ·ㄏㄨㄚˋ」，[illegible]者不必模仿[illegible]北平話來[illegible]。共此輕與較重，後音有輕讀[illegible]可知；但若一詞三音，宜有要重者，或兩音雖平衡，亦宜有輕重者，關於這個，我們當初本擬再用個注音符號「／」來表示，後來因為這種工作，須憑耳驗，嚴詞審核，方為可靠，似此，不免繁費時，打算在將來國語標準詞彙中再補入這種較為精細的辨別，本書暫從省略，這就是要請閱者原諒的了。

關於「正音」，還有一個「變調」問題。例如兩個上聲字連成一詞，則前一字變陽平，但本書注音的聲調符號仍標上聲；因為國語羅馬字有個規定，就是不因「詞調」的臨時變動，改變拚法，所以注音符號也不標變調。因之上聲的「半上」也沒有用「∧」來標明，而「一」「八」「不」等字的變調也從省略。好在學標準國語的人當然就要記住這些通則的，我們也只好在將來國語標準詞彙中來逐詞補充了。

（二）關於「定詞」的「詞類連書」問題。原來兩字以上的詞，在漢字的詞類連書應該多連而少分，但在國語羅馬字則應該少連而多分，這個原則是從實驗得來，要這樣才顯着清楚，易看易識。本書每詞所注的國語羅馬字，是不太合於這個原則的，連得太多了，分得太少了。照本書的注音來定詞類連書，拿漢字是適用的；用國語羅馬字寫作文章的人，請酌量變通，有些連書的詞兒不可拘泥，因為本書的詞目，在漢字並未加以分合，兩式注音才實行詞類連書，所以分合之間未免就把漢字做了標準，多連而少分了。這是要請注意新文字的人予以原諒的。

（三）關於「釋義」，我們在七年前（民十八）已有聲明：「主旨在於正音，故於義訓變遷，語源考證，則不詳敍。」（見前。）向來韻書和字書不同：字書重在形與義；韻書對於義的解釋，簡單淺顯，不過聊備一格。本書的釋義，雖則求其「簡而不漏，淺而不陋」，究竟「漏」了多少？「陋」到怎樣？我們還不自知；期望諸人，只是就可能的範圍，力求其「可以無大過」而已矣。這一點，雖非本書所[illegible]量，却也要請閱者原諒原諒！

請求原諒是不夠的，還得請求用本書者隨時發見錯誤隨時通函賜教，以資改訂，無任歡迎！是為序。

黎錦熙。

民國二十五年（1936）耶穌聖誕節，於北平。

同吳俊升先生談談國語羅馬字

王玉川

（五續）

吳先生在第五段裏又說：「何況這一部分的字，在意義的認識方面，有些比拚音字還強。一個拚音的生字，憑着字形，只能指示讀法，是不能指示意義的。可是漢字中除了形聲字可象示音義而外，有些象形，指事，和會意的字，却可憑着字形指示意義。」

一種好拚音文字（如國語羅馬字，拉丁化可不行）的熟字和漢字的熟字一樣，也能從字形上直接反應出意思來。這一點早經趙元任先生在國語羅馬字的研究那篇文章裏說得清清楚楚。不過因為吳先生的論點是在生字一方面而不在熟字一方面，所以作者也就不願多事徵引，以省篇幅。讀者如有對此問題發生興味者，可參看趙先生原文的第一篇，反對羅馬字的十六疑問的第二疑問，第二答。原文最初登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後來李中昊先生又把原文的第一篇收在北平文化學社出版的文字歷史觀與革命論那一本書裏。說到生字一方面，不錯，一個拚音字，是要先從字形反應出聲音來，然後再由聲音轉變為意思的，但是這種「形音義」的連瑣轉變，在一個學習三個月的工夫就學會了國語羅馬字的人，是非常快的一種過程，平均計算每拚出一個單音字需要五秒鐘而且毫無錯誤。

說到漢字的生字一方面，我們先研究研究字數最多的形聲字一部分。形聲字的音符表音的價值甚低一部分，前邊已經說過，此處可不重述。其表意的符號，也籠含混而難於索解。例如忙，忘兩字如果是第一次遇到的生字，我們怎樣能夠從字形就看得出忙的意思是 Mang 而不是 Wang，忘的意思是 Wang 而不是 Mang 呢？例如打字，如果是一個生字，單看它的意符（手旁）就能斷定它的意思是Daa，而不是Ding嗎？扮，怎麼能看出它的意思是Daabann而不是Fenkai 呢？抻，又怎樣看得出不是扮的意思呢？按，何以不像撤呢？抄，又為什麼不當搶講呢？押和挾，又都是什麼意思呢？拓也許是拾吧？捨也許是舉吧？掉也許是捉吧？撻莫非是沛？揉莫非是奎？撓大概是搖吧？又如柴，校，槐，棉，鉢，屜，被，騎，撫，蝶，樺，扮等字，如果是初見的生字，單從字形上來看，得用多大工夫才能猜出他們的意思來呢？猜出來的意思準對不準對呢？所謂形聲字能象示意義，其不經濟不準確有如此者。這比起拚音字之深入心通來，其遲速正誤之分，眞不可以道里計。

再說到象形指事會意等字，那就更可憐了。據說日，月，鳥，牛，羊都是象形字。這些字形和實際的東西有一絲一毫的相像嗎？如果這些字都是生字，單就字形來看，誰能猜出它們的意思來呢？一切象形字都是歷史上的陳跡。古鐘鼎，甲骨，大篆，小篆而隸書，而楷書所謂象形字久已面目全非。而今吳先生却要從這些名存實亡的所謂象形字上，看出意思來，其非緣木求魚而何？據說上，下是指事字。那麼，土，不是可以表示上的意嗎？丁，不也可以表示下的意思嗎？同樣，卜豈不是右，而寸，又豈不是左了嗎？靠這種方法來認識字意，眞是危險萬分。又據說初，天，休都是會意字。用刀裁衣服跟初有什麼關係？一個大，怎麼就是天呢？人站在樹旁邊兒，何以就是休息？人站在牛的旁邊（件）又是什麼呢？人站在犬的旁邊兒（伏）又是什麼呢？人站在火的旁邊兒（伙），人站在布的旁邊兒（佈）足的旁邊兒（促）我的旁邊兒（俄）門的旁邊兒（們）亭的旁邊兒（停）家的旁邊兒（傢）象的旁邊兒（像）又都是什麼意思呢？靠這種辦法去認識字意，能認出什麼意思來呢？

吳先生在第五段裏又說：因為字體的變遷，現在的漢字固然已有許多不能再象形，指事，但無從會意。可是教師如果能從文字源流，把這生字的原形，約量加以指點，也能幫助學生對於意義的認識和記憶。在十多年前，師範學校有以設立文字源流一科，其用意正在幫助小學兒童識字，獲得「望文生義」的便利，有時可使兒童對於識字的功課感覺生動的興趣，這正是漢字在讀法心理上所表現的特有的優點。

在十多年前，教兒童識字有用源流法者，然而十多年後的今天，教兒童識字者却沒有再用這種方法的了，除吳先生而外，也沒聽說有那位教育家提倡這種方法。用吳先生的句法來說，這理由已經夠我們的漢字透澈深思的了。這一層也姑且擱開不論。我們不妨假定把漢字的原形寫出來，對於兒童可能幫其認識與記憶。可是這種幫助也只限於本字上。對於觸類旁通上，可就沒有多少幫助。譬如教兒童知道草字的原形是艸，也許能幫助兒童對於草字的意義認識得格外清楚些，記憶得格外牢固些，但是兒童們如果遇見了以下這些生字，例如，艾，苗，荔，莫，莊，苦，華，菲，萬，落，著，葬，葷，蒙，蒜，蒸，蓋，薔，薄，薰，藕，藍，蘋，藐，蘇等，也並不能單從字形上就看出意思來。即使教學生知道了日字的原形是☉，可是兒童們如果遇到了以下的生字，如，旨，早，昌，易，星，春，昨，是，時，晒，晚，普，景，晶，晾，暑，暖，暗，暫，等字，也並不能單從字形上就看出意思來。

可見漢字這種東西，單從字形上，是望文而不能生義的。這種望文而不能生義的不便，正是漢字在讀法心理上所表現的特有的缺點。這比起國語羅馬字只要學會一個Daan（蛋）字，其餘如，半，盼，慢，飯，炭，蘸，幹，看，汗，站，顫，腸，贊，勝，散，等等，就都能拼其音而知其意的便利來，其優劣難易之分，可就差得太遠了。

——未完——